

我与经济研究

《经济研究》编辑部 /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我与《经济研究》

《经济研究》编辑部 /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与《经济研究》 / 《经济研究》编辑部编.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12
ISBN 978-7-5201-4095-9

I. ①我… II. ①经… III. ①经济学-文集 IV.
①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292988号

我与《经济研究》

编 者 / 《经济研究》编辑部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梁艳玲

责任编辑 / 奚亚男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010) 59366560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

印 装 /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1.625 字 数: 249千字

版 次 / 2018年12月第1版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4095-9

定 价 / 6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联系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写在前面的话

在《经济研究》迎来复刊40周年的时候，编辑部收到了本刊老作者张曙光老师专门为纪念本刊复刊40周年撰写的文章《学术研究一世缘——纪念〈经济研究〉复刊40年》，让编辑部全体同仁不胜感动。其实，编辑部同仁在准备复刊纪念活动的这段日子里，心中最为感念的，是40年来支持关爱《经济研究》的老中青作者们，正是一代代作者的贡献筑成了《经济研究》40年的辉煌历程，正是一代代作者的支撑托起了《经济研究》这一中国经济学界的重要平台。张老师的纪念文章，让编辑部萌动了编辑一本文集的想法，来汇集40年来《经济研究》与作者们相知相伴的故事。我们希望，《经济研究》能够一直伴随着一代代作者的经济学学术生涯。我们相信，对《经济研究》复刊40周年最好的纪念，便是老中青作者们共同分享他们自己与《经济研究》的缘分。这样的分享，才真正体现中国经济学界同仁对于推进中国经济学学术建设的一份情怀、一份初心。这样的分享将有助于中国经济学界的同仁继续共同奋进，砥砺前行，不断提升中国经济学的学术水平。

唐寿宁

目 录

- 学术研究一世缘 张曙光 / 001
- 《经济研究》支持我成长 洪银兴 / 009
- 与改革开放同行 田国强 / 013
- 我的良师益友 郭克莎 / 021
- 像蜡烛一样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杨瑞龙 / 029
- 我在《经济研究》发表处女作 史晋川 / 034
- 我与《经济研究》共成长 刘小玄 / 040
- 感恩这时代 致敬这批人 胡必亮 / 043
- 完整保留 40 年来的各期《经济研究》 简新华 / 052
- 中国经济学界的学术标杆 欧阳峤 / 055
- 我与《经济研究》的情缘 姚树洁 / 062
- 《经济研究》与我的学术生涯 万广华 / 069
- 我终生学习的好伴侣 陈学彬 / 073
- 《经济研究》伴我行 李拉亚 / 078
- 我与《经济研究》的两个“第一次” 唐海燕 / 081
- 新追求：构建学术互动平台 罗必良 / 085

- 因膜拜，而结缘 陆正飞 / 091
- 我眼中的《经济研究》 龚强 / 097
- 编辑的专业性与论文的学术影响力 范从来 / 099
- 学术起航 一生相守 范小云 / 103
- 为我打开学术之门的“启蒙恩师” 刘莉亚 / 107
- 《经济研究》伴随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发展 安同良 / 110
- 《经济研究》助我走上学术之路 周业安 / 113
- 从读者到作者，从作者到合作者 李涛 / 119
- 脚踏实地，仰望星空 陆铭 / 125
- 理论之树常青 陈昆亭 / 131
- 《经济研究》给我追求学术理想的舞台 尹恒 / 135
- 厚积薄发 砥砺前行 苏冬蔚 / 139
- 缘自《经济研究》 汪淼军 / 144
- 缘分怕是说不太清楚的 伍山林 / 147
- 《经济研究》伴我成长 皮建才 / 153
- 照亮青年人学术前行的灯塔 黄茂兴 / 159
- 是您激励了我，《经济研究》 史清华 / 164
- 俯首为牛四十载，砥砺前行望百年 桂林 / 173
- 学术旅途上的灯塔 刘瑞翔 / 178

学术引领与转型	张 伟	/ 182
文以载道 逐梦华年	郭玉清	/ 187
《经济研究》与青年学者共命运	陈 林	/ 194
《经济研究》撑起我人生的风帆	刘西川	/ 202
两个角色，一段真情	巫 强	/ 207
《经济研究》的独特之处	简 泽	/ 211
《经济研究》改变了我的一生	程名望	/ 214
青青子衿 悠悠我心	方 颖	/ 220
心中永远闪烁的灯塔	张 杰	/ 225
经济学研究生涯的指路明灯	杨汝岱	/ 230
十年结缘、一生相伴	周开国	/ 235
与你同行，学海无悔	尹志超	/ 242
三篇论文与学术人生的三个阶段	辛 宇 徐莉萍	/ 247
《经济研究》的研究哲学	张玮婷	/ 253



能源经济学的沃土	林伯强	/ 257
学者、学科与学术期刊	陈诗一	/ 265

- 《经济研究》促我会计学术研究转型 吴联生 / 271
- 《经济研究》与我们探索中国经济增长的故事 徐现祥 / 280
- 在《经济研究》上讲好中国财政故事 吕冰洋 / 285
- 我与经济学及《经济研究》的结缘 何兴强 / 293
- 寻找公司金融中的文化基因 潘越 / 301



- 忆《经济研究》办刊初期二三事 张卓元 / 310
- 八十年代《经济研究》编辑琐记 唐宗焜 / 315
- 从关注到审读 贺菊煌 / 335
- 《经济研究》给了我发光的好平台 郑红亮 / 337
- 1997,《经济研究》广告经营的元年 詹小洪 / 345
- 稿件发现制度 唐寿宁 / 350

学术研究一世缘

——纪念《经济研究》复刊40年

张曙光

如果从1959年考入西北大学经济系算起，我与经济学结缘已经60年。一进校就从老师的口中听到《经济研究》是我国经济理论的顶尖刊物，能在这上面发表文章的人都是有名的经济学家。20世纪60年代初，教我们经济统计课的老师吕其鲁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关于劳动生产率的文章，师生的羡慕之情无以言表，既佩服他的名气，更赞赏他的水平，也使我产生了在《经济研究》上发表文章的梦想。这也是我报考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生的原因之一。谁知，研究生毕业，我们就遭遇了“文化大革命”，白白浪费了我年富力强时候的大好光阴。我真正开始从事学术理论研究，已经到了不惑之年。先天不足，只能加紧努力学习来补救。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经济研究所恢复业务，一方面采取“分裂繁殖”的办法成立新的研究机构，一方面扩充编制，招兵买马，摆出了大干一场的架势。《经济研究》等四大刊物也批准复刊，新的刊物也陆续创办。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伟大实践不断推进，中国的经济理论研究也迎来了百花争艳的春天。我有幸赶上了这个好时光，并作为读者、作者和编委，与《经济研究》结下了40年的学术情缘。

复刊以后,《经济研究》站在经济改革开放的潮头,引领时代潮流,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突破了思想理论的禁区:反思计划经济、呼唤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为改革开放鼓与呼。我的第一篇独著学术论文《略论自负盈亏》,就发表在《经济研究》1979年第9期上,文章提出了“自负盈亏是商品经济的经营原则”的观点,提出打破“大锅饭”和“铁饭碗”,倡导企业的盈利责任,为企业改革制造舆论。从那时到现在,以经济改革和发展为主题,我先后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独著、合作和集体研究文章42篇。除了3篇文章我曾参与讨论、没有动手以外,其他合作和集体研究的文章都由我执笔撰写和修改定稿。其中,独著20篇,占将近一半,大都是我著述中水平较好的篇章。可见,我在学术研究上出道、成长、开花、结果,有赖于《经济研究》的提携、扶植和帮助。因此,我对《经济研究》及其编辑是怀着感激之情的。

为了给改革和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进行了第二次经济调整,贯彻实施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为了对经济调整给以理论的指导,1980年中央政策研究室主持编写了《学习马克思关于再生产的理论》,作为干部的必读书籍。编写组的人员大都是当时的经济学名家,包括林子力、胡瑞梁、田光、肖灼基、曾启贤、刘国光,只有我是初出茅庐的无名之辈。该书包括两大部分,一是为第二卷的三章每章写一篇解读文章,二是把第二卷原文从40万字删节到10万字。为了与此相配合,《经济研究》也决定刊发一组《资本论》第二卷的解读文章,编辑

部约我写了五篇中的三篇，连续发表。这在《经济研究》的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于是，经济学界的不少人误认为我是一位学富五车的老专家。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当我与樊纲等合作出版了《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并独立在《经济研究》上先后发表了《论制度均衡和制度变革》《总量关系及其制度分析》《关于地区经济差异的另一种解释》以后，又被经济学界很多未曾谋面的人看作一个新锐学者。我这学术面貌的戏剧性变化，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读者对《经济研究》的阅读和关注。

我们原来的经济理论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其理论方法不是立足于人的经济行为假定，而是从社会主义制度的规范性预言出发，因而丧失了对现实经济生活的解释能力和预言能力。于是，在中国经济转型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同时，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家也面临着理论范式的转型问题，即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向现代经济学转型。《经济研究》为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范式的成功转型起到了铺路搭桥、引领推动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我充分意识到研究范式转型的紧迫性以后，我一方面认真阅读现代经济学的著作，一方面向熟悉现代经济学的年轻人学习，与他们一起讨论，合作研究。《经济研究》为这种转型的学习和实践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当时，我与年轻学者合作研究的一些文章，诸如《坚持适度分权方向，重塑国家管理格局》《我国通货膨胀的诊断》《我国通货膨胀的治理》《经济理论创新与经济政策咨询》《公有制经济的两种运行机制》等先后发表在《经济研究》上。

可以说，依托《经济研究》这个平台，我比较顺利地完成了理论研究范式的转型，从而大大延长了我的学术生命。我今年已经80岁，仍然能够以新的学术面貌，活跃在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舞台上。

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我在学术上逐渐成长起来，能够独当一面的时候，我申请了两项重大课题：一是“九五”国家社科重点项目《市场化进程中的宏观经济稳定》，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学科目标管理：宏观经济学》。我以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为主体组成研究团队（当时我不是宏观室的负责人）进行集体研究。这一研究活动得到了《经济研究》的全力支持，我与编辑部达成口头协议，每年完成两篇研究论文，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于是就有了从1997年第9期到2000年第9期的一组七篇文章。这些文章做得比较认真、扎实，既发挥了每个人的专业优势，又集思广益，汇合了集体智慧，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而且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具体做法是，根据当时经济发展和运行实际，从理论上提出问题，集体讨论选定题目，由专人起草初稿，再交集体讨论，有时还会推倒重来，要写二稿、三稿，最后由我修改定稿。由于连续四年，定期刊发，形成系列，这些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其中《大调整：一个共同的选择和必然的趋势》《贸易、资本流动和汇率政策》等获得了理论界的广泛好评。不仅如此，这些文章写成后，都要写一篇二三千字的摘要，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上报中央，供决策者参阅。此后，这一组文章，再加上《疏通传导渠道，改善金融结构——当前中国宏观经济

分析》，组成了《政策与体制联动——市场化进程中的宏观经济分析》一书。

《经济研究》每期都会发表一两篇重头文章，有的在理论上重要突破和创新，有的在实践上有一定指导意义，代表了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方向和水平，《经济研究》也成为理论刊物的标杆。我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较强，能够发现和提出一些重要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并进行深入探讨；《经济研究》编辑也能慧眼识珠，有的文章也被作为重要文章发表，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影响。例如，2005年2月，我完成了《人民币汇率问题：升值及其成本收益分析》，文章从改革开放特别是1994年汇率并轨以来汇率的变动及其影响提出问题，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计算了引资和进出口的汇率弹性，测算了汇率升值（5%、10%、15%、20%）4种方案对中国引资、进出口、就业和GDP的可能影响。文章做得规范、扎实、有理有据，针对性较强，且有较高的学术价值，送给编辑部以后，4月定稿，第5期就正式发表。当时，正值汇改前夕，文章发表后，央行、税务总局、中财办调阅此文，对2005年7月的汇改决策，起了一定参考作用。

我学术活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读书和评书。我的第一篇书评文章《再生产理论研究的一个新成果——评王梦奎著〈两大部类对比关系研究〉》，发表在《经济研究》1984年第3期上。当时，邢俊芳以《经济研究》编辑和作者夫人的双重身份向我约稿。我提出了条件，书评可以写，但要按照我读后的判断，好则好评，不好则批评。这也给以后的书评立下

了规矩。我一生写了大量严肃的学术书评，1996年出版了《张曙光经济学书评集》，1999年增订再版改为《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张曙光经济学书评集》。2009年我出版了《张曙光文选》五卷本，一本为《评书论人和不同——学术书评卷》，其中包括了1984～2007年先后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8篇书评文章，因而学界同人送给我一个“批评家”的雅号。这些书评既有与一些著名学者的商榷和讨论，也有对一些学者批评的反批评；既有对年轻学者创造的肯定、褒扬和建议，也有对一些大牌学者粗制滥造、错误百出的作品的严厉批评。虽然也曾引起过一些不快，但也有不少令人高兴的美谈。例如，周冰教授写了《论公有制经济的行为主体》一文，对《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的理论分析和我进一步阐述《大纲》理论思想的文章提出批评，编辑拿给我看，并约我写答辩文章。我写了《经济理论抽象的正确途径——答周冰先生》，两篇文章一起发表在《经济研究》1995年第12期。我的答辩文章对周先生文章提出了严厉的反批评，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引用他的文章作结，把他的批评还给了他自己，同时还加了一句，批评他“连一个像样的问题也解释不了”。这场争论传开后，大大提高了周冰在南开大学和学界的声誉和影响。真是不打不成交，我也和周冰成了好朋友，我支持我的二女儿报考周冰的研究生，周冰著文参加了我主编的《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3集；我夫人有病住院，周冰夫人专程来京看望，周冰调到浙江财大以后，我去杭州出差，周冰夫人开车专程接我到他在下沙的新居做客。

鉴于我在学术活动中的作用，从1996年到2012年，编辑部破例让我这个没有任何职位的人担任了《经济研究》编委，我也尽到了编委的职责。经济学界的一些人向我表示祝贺，认为这是对我个人学术水平的认可，也是《经济研究》学术定位的一种体现。

我与《经济研究》的交往并非完美无缺，诸事顺利。我的文章也有被拒绝的时候。2009年5月，我撰写了《国际金融危机对宏观经济学的挑战——从现实经济运行中提出的问题》一文，文章提出了一些新的思想，并从四个方面加以讨论：一、收入与价格；二、周期问题和结构问题；三、实体经济和货币虚拟经济；四、一国开放经济和一体化中的一国经济。但文章的不足也很明显，由于我的英文是跟广播自学的，水平有限，且忙于别的事情，对当时国际前沿文献阅读不够。《经济研究》根据匿名评审人的意见退稿不用，完全符合学术规范。也有文章，如《外汇储备持续积累的经济后果》，评审人提出不同意见，我进行解释和答辩后，《经济研究》也发表了。这也是作者与编者正常的学术交往。我与《经济研究》编辑部曾经发生过多次数争论，有的争论还比较激烈，这也是学术生活的常态。例如，《经济研究》2007年第9期发表了《试析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并存》一文，错误比较严重，我向主编写信对此提出严肃批评。经过来往多次讨论和进一步查证，编辑部于2008年第7期发表《通告》，撤销该文，为净化学术场域和改善学术生态做出了重要贡献，也维护了学术刊物的声誉。

人生有缘来相会。作为一名经济学者，我有缘结识《经济研究》这样高水平的理论刊物，的确是三生有幸！能够在这样的平台上淋漓尽致地表演一番，不管表演的水平如何，都是人生的一大快事！

再次感谢《经济研究》及历届的编辑。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经济研究》支持我成长

洪银兴

今年是《经济研究》复刊40年。我在《经济研究》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在1985年，这样算起来我同《经济研究》相伴也有33年了。

记得我在《经济研究》发表的第一篇论文题目为《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调节机制——兼论经济杠杆的类型及其功能》。当时我刚刚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这篇论文当时递交给在天津召开的“中国中青年经济改革理论研讨会”，这次研讨会被称为继莫干山会议后又一次重要的中青年改革理论研讨会。我的这篇论文获得了会议的优秀论文奖。这篇论文能在《经济研究》发表，我当时感到非常惊喜和荣耀。毕竟这是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的文章啊，而且发表在如此高级的学术刊物上！这对我一生从事经济学研究具有无可估量的重大影响。它大大增强了我的自信心，也为我一生矢志不渝地做学问奠定了基础。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当时我这篇论文还非常稚嫩，多亏当时编辑部的一位姓裴的编辑给予了悉心的指导，才使得它得以发表。

1986年人大博士毕业后，我到南京大学工作，继续博士期间的研究方向，关注当时的宏观经济调控机制。从1989年到1997年，我先后在《经济研究》发表了《价格改革的风险和出路》（1989年第9期）、《论非均衡经济发展的秩序》（1992年